



OXFORD

牛津高阶 英汉双解词典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Empower your learning

第 **8** th 版
Edition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牛津高阶
英汉双解词典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Eighth edition

第八版

英语原文版

原著: A S Hornby (霍恩比)

策划编辑: Joanna Turnbull

总编辑: Diana Lea

编辑主任: Dilys Parkinson

编辑: Patrick Phillips

Ben Francis

Suzanne Webb

Victoria Bull

语音编辑: Michael Ashby

英汉双解版

总顾问: 陆谷孙

审订: 石孝殊 徐庆凯 周明鉴

翻译: 赵翠莲 邹晓玲等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nglis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Eighth Editio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at Clarendon Street,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This English-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ommercial Press for distribution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and not for export therefrom

本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其中商务印书馆负责中国大陆地区的出版发行，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出版发行。此简体字本只限中国大陆地区销售，不得出口。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Commercial Press has made some changes to the original work in order to make this edition more appropriate for reader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商务印书馆对原书进行了个别修改，使其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需要。

本书版权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所有。若非获得本社书面允许，或能援引清晰的法律条文为据，或取得适当的复印版权机构认可，不得用任何方式复制、在检索系统中保存及传播本书任何部分的文字和图片。如需翻印本书作其他用途，须事先致函下址向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权部查询。

ISBN 978-7-100-10527-9



请意识识别

此扉页用含有商务印书馆注册商标的特制防伪纸印制，有这种扉页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是正版图书。

出版：商务印书馆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36 号（邮政编码 100710）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 979 号太古坊和域大厦东翼 18 楼

印制：中国

中国大陆地区总发行：商务印书馆

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总发行：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八版)

(简体汉字本)

出版前言

本词典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第八版译出, 由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 我馆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其简体汉字本。

《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由著名词典学家霍恩比(A S Hornby) 专为母语非英语的学习者精心编纂, 开创了学习型词典的先河, 为世所公认的权威英语学习型词典。自 1948 年首次出版至今, 销量已超过 3 500 万册, 在同类词典中遥遥领先。

第八版秉承霍恩比开创的学习型词典的理念, 在多个方面有所创新。如收录更多社会热点词汇及英语国家广泛流行的词语, 增收百科词汇; 更加注重语言的生成性, 动词用法模式更加直观合理; 新设“词语搭配”和“用语库”等用法说明, 辨析常见疑难问题; 新增“牛津写作指南”, 涵盖 14 个有关写作的项目, 与配套光盘中的 iWriter 软件一道使用, 对提高写作能力大有裨益。凡此种种, 皆见这部词典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编纂宗旨。

双解版汉译紧贴英文原义, 不仅对新词、新义的译文严格把关, 也对原有条目的译文加以修正、更新。此外, 还对所有百科条目做了专项查证, 其中的科技术语均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译法为第一依据; 对未在公布之列的科技名词及其他专名, 亦延请专家予以订正, 力求准确、科学、规范。

词典一书, 包罗甚巨。幸赖各界读者的精心呵护, 使《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质量得以提升, 声誉得以延续, 在此衷心致谢。疏漏错讹之处, 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商务印书馆
二〇一四年六月

Advisers of the English Edition

英文版顾问名单

Advisory Board 顾问小组

Dr Keith Brown

Prof Guy Cook

Dr Alan Cruse

Ruth Gairns

Moira Runcie

Prof Gabriele Stein

Dr Norman Whitney

Prof Henry Widdowson

Consultants 特约顾问

Dr Maggie Charles

(Writing Tutor Consultant)

Prof Choong Bae Kim

Prof Paul Gunashekar

Prof Hirosada Iwasaki

Prof Masanori Toyota

Sally Wehmeier

(Chief Editor, 6th and 7th editions)

American English 美式英语顾问

Jamie Greene

Stephanie Hirschman

Karen Stern

Advisers on World English 世界各地英语顾问

Dr Modupe M Alimi (*West African*)

Tony Deverson (*New Zealand*)

Heather Fitzgerald (*Canadian*)

Prof Paul Gunashekar (*Indian*)

Megan Hall (*South African*)

Leah Kariuki (*East African*)

Dr Bruce Moore (*Australian*)

John Muitung'u (*East African*)

Joseph Noble (*South African*)

Advisers on scientific words 科技词汇顾问

Dr James Mendelssohn

Dr Geoffrey Neuss

出版说明 (繁体汉字本)

2013年,《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出版65周年,英语版销量至今已经超过3500万册,其最新第八版的英汉双解版也在这个时候出版了。

曾编写包括著名的《英语用法指南》(Practical English Usage)等多本英语语法书籍的Michael Swan替本书的英语原文版撰写序言。他说,大力促成《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出版的霍恩比(A S Hornby)不仅编纂词典,还编写了英语教学用书,说明词类所属的结构,并探讨了词汇和语法之间的衔接。霍恩比的思想和工作孕育出今天的学习型词典——提供读音、主要词义、语法标识、搭配、动词和句法模式、同义词辨析、用法规则、基础文化知识等等。

经过近七十年的演化和修订,《牛津高阶》第八版的释义更准确简洁,并从语料库选录真实的例证。新版全书内容较上一版增加20%。正文修订超过5000项,增收新词1000条,包括cloud computing、microblogging、passive-aggressive等等,并广泛收录美国英语单词和外来语(从别的语言吸收来的英语词语)。

牛津词典增收的新词必须得到广泛应用,词条释义则力求全面,例如第八版增修尤其在北美地区常用的kick-ass,其他一些英语词典只收录powerful and aggressive义,本词典还收录extremely good and successful一义,并附例证,帮助读者更好地掌握新词新义。

词典编辑在修纂第八版之前,针对教师和学生作了广泛的调研。很多受访者表示,最希望词典能帮助他们学习英语写作,以及增加词汇量。《牛津高阶》第八版新收录的“写作指南”(Writing Tutor)讲解多种常用文体的写作技巧,并设置范文,提供各种文体常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此外,“写作指南”也收录了帮助学生准备口头报告的单元,解说制作和准备演讲材料的步骤和诀窍。

本书另备光碟版,可与Microsoft Word、Outlook、Internet Explorer等应用软件配合使用*。除附词典正文全文检索的功能外,光碟还收录涵盖十多种文体的英语写作互动学习软件iWriter:从构思、起草、写作到检查,每个步骤都附详细说明,协助学生逐步实践各种文体的写作。iWriter跟词典中的“写作指南”互相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牛津高阶》第八版其他主要的增修内容还包括图解词汇扩充(Visual Vocabulary Builder)、词语搭配(Collocations)和学术词汇表(Academic Word List)。配合牛津3000词汇(Oxford 3000™)一起学习,可以把词汇量提升至超过7500个。

坊间其他针对非英语为母语读者的学习型词典(learner's dictionary)编纂的理念皆源自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较诸其他同类型英汉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支援,是一本提升英语运用水平的重要工具书。

词典编辑工作繁复琐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为感。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

* 仅限于繁体汉字本。

仿。记得我们那时学英语，只有一架破旧的钢丝答录机放出“灵格风”The record is on the gramophone, The gramophone is on the table 和 The table is on the floor 等单调内容，或许正是因为内容没有什么“含金量”，千百次地跟着张口出声而不过心，日长月久，那腔调便成了外语语感的一部分。学语音，确实需要一点“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那种“一根筋”似的傻劲儿。词典过去被称作“无声的教师”，现在有声了，理应受到“小和尚”们欢迎。

欧美有一部分语言学家继承 1980 年代开始“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论，也有提出语言多元论的。因而才有书名从 The Story of English 到 The Stories of English 以及提法从 World English 到 World Englishes，从不同“品类”(varieties) 到所谓“三个同心圆”(详见印籍语言学家 Braj Kachru 著作) 的渐变。在这些语言学家们看来，如中国式(包括香港)的典型英语表达错误，如 to emphasise/stress on the importance (受 emphasis/stress 作名词用的“传染”)、to be lack of (受 for lack of 的“传染”?)，于交际目的无损，可算是 one of Englishes。这种“宽容”态度对于我们这样对英语而论的“他者”来说，可能值得欢迎。只是不复拘检，不再苛求，也得有个度。在一味强调流利达意的课堂里，待到学生不分 interesting 和 interested，一抬手大刺刺写出“I'm interesting in physics”之类句子，那可真是交际悲剧，在“同心圆”的最外层是否还能稳占一席之地，也成问题。为了保证最低限度的准确性和语用不出逆反效果，《牛津高阶》八版的“Which Word?”、“Vocabulary Building”、“Language Bank”、“Collocations”、“More About”等栏目，因为预设的针对性较强，我认为还是相当有用的，没有偏离《高阶》教学 + 描记 + 实用的编纂初衷。

我先前常说，编词典要“给读者正确的信息，而不是试图把所有正确的信息都给读者”(譬如 AAA 必须注明是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的缩写，至于在美国一般都读作 triple A 则属可有可无的或然信息)。现在看来这话说得不完整，应补充成为“给读者预设中他们所需要的正确信息”。高阶读者既非 fools 又非 saints，预设他们之所需当然不能像入海计沙，成功无期。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可能是个不坏的设计思路。

陆谷孙 1940 年生，浙江余姚人。1965 年复旦大学外文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现为复旦大学杰出教授。1970 年参加《新英汉词典》的编写，是主要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1976 年起，主编《英汉大词典》及其《补编》和第二版；发表关于莎士比亚、双语词典编纂、英语教学、翻译等中英文论文 90 余篇，出版《莎士比亚专辑》、《莎士比亚研究十讲》、《大型双语词典之编纂特性研究》等学术专著；英译汉《幼狮》(上下卷)、《钱商》(合译)、《二号街的囚徒》、《鲨腭》、《星期一的故事》(合译)、《一江流过水悠悠》、《生活曾经这样》、《胡诌诗集》、《毛姆短篇小说精选集》(合译)等；汉译英《明式家具》、《清玉》等。著有《余墨集》等；发表书评、杂文不计，部分收入《余墨集》和《余墨二集》。

刘绍铭序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我在台湾念大学，常找借口到夏济安(1916–1965)老师住的温州街教职员单身宿舍聊天。话题总离不开文学作品的欣赏和英文写作的甘苦。言谈间他一再重复老话：学英文不能指望什么“名师”指引，一切只能靠自己。老师在上海念大学时曾患过肺病，迫得待在家中休养了一段时间。我问他病中怎样打发日子。他说躺在床上抱着韦氏词典背生字。

夏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全靠自修磨练得来。已故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牛津高阶英语词典》) 主编 A S Hornby 明确地认识到学生要学好一种语文，首先要建立足够日常使用的词汇。济安先生在床上背字典，虽然是环境使然，但实际上对他掌握 a working vocabulary 大有帮助。vocabulary 是由一堆各不相同的单字凑成。一个单字的意义要看放在什么 context 中才能决定。“Go down, Moses, let my people go”在这句中的“down”是“副词”(adverb)。但在“The duck was plucking at the down under her wings”这句中，鸭子翅膀下的 down 是“绒毛”。

一般词典的功能是释义。修读英语的人如立志写作，光靠背诵生字不能成事。夏济安经过了“捧词典背生字”阶段后的另一个自修途径是一本接一本追读十九世纪英国名家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的故事让他读得如醉如痴，但因为他的有志写作，他读得更为用心的是狄更斯多样化的叙事文体 (variety of expressions)。

第八版《牛津高阶》新增了不少有关写作的专页。在 Vocabulary Building 栏目下出现的例句可让我们看到刻板的表述怎样转变为生动语言的过程。文章忌见同一词语在同一的叙事空间中反复出现。且看出现在下面六个句子的单字 approximately 怎样演变：

- (1) The tickets cost *approximately* £20 each. (票每张约 20 英镑。)
- (2) How much will it cost, *approximately*? (这个大概多少钱?)
- (3) We are expecting *approximately* thirty people to come. (我们预计会来三十人左右。)
- (4) Profits have fallen by *approximately* 15%. (利润下降了大约 15%。)
- (5) You can expect to earn *approximately* £40,000 a year. (你可望每年赚 4 万英镑左右。)
- (6) She earns *approximately* £25,000. (她大约赚 25 000 英镑。)

approximately 是“大约”、“接近”、“差不多”。以上六个例句，从内容看，全可用上 approximately 作为“大约”的正式译文。但如每个句子中的“大约”全由 approximately 来负担，达意虽然没有问题，文字未免太呆板了。因此在 Vocabulary Building 这一栏内，我们看到了与 approximately 同义的多种不同说法。

- (1) The tickets cost *about* £20 each.
- (2) How much will it cost, *more or less*?
- (3) We are expecting *thirty or so* people to come.
- (4) Profits have fallen by *roughly* 15%.
- (5) You can expect to earn *round about* £40,000 a year.
- (6) She earns *somewhere in the region of* £25,000.

新版《牛津高阶》有别于同类词典的最大特色是于正文 (The Dictionary) 外增设的参考资料。Oxford Writing Tutor (牛津写作指南) 这个附件包含了十四个有关写作的项目。在 What makes writing formal? (撰写正式文章的要素) 这一辑内, 有这么一个提示: Use suitable synonyms for common words such as do, put, get, make. 为什么不用 do, put, get, make 这些显浅的字眼? 因为这都是口语。在 formal writing 中, “Several operations were done” 不合规矩, 应说 “Several operations were carried out” 或 “Several operations were performed”。

新版词典所列的参考资料, 互相发明。不想一再使用 interesting 形容这个故事多“有趣”, 有多个同义词给你选择, 如 fascinating, compelling, stimulating, gripping, absorbing 等。要注意的是, 有些字在解释上虽然同义, 但用法却有不同。answer 和 reply 究竟有什么分别? 新版词典在 Which Word? (词语辨析) 这个栏目下提供了答案。answer 回复的对象, 可以是人、问题或信件, 后面不用 to。reply 后面则要用 to。试看下面例句: I'm writing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特此函复贵方提问)。如要改用 reply, 就应这么说: I am writing to reply to your questions。

新版《牛津高阶》除了做足释义的基本要求外, 同时也兼顾英文书写的各种规矩。“牛津写作指南”教我们怎样写议论文、长篇论文、学位论文、书评和影评等。每一类文体略加讨论后就列举一个示范样本。这本新词典在内容取材上确做到了巨细无遗、取舍有道。什么是 dangling participle? 一般词典不会收入这一条, 因为这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 只合留在文法专书讨论。此说虽然言之成理, 但事实上这种“半吊子分词”经常出现, 连英语是母语的人也一样犯错。喜见新版《牛津高阶》收了这一条:

'Dangling participles' are not considered correct. In the sentence 'While walking home, my phone rang', 'walking' is a dangling participle. A correct form of the sentence would be 'while I was walking home, my phone rang'.

“While walking home”为什么是“半吊子分词”? 因为分词“六神无主”, 我们不知道谁在走路回家。修读英文, 如果能得“名师”指点, 当然再好不过, 但如迫于环境, 一切都得靠自己时, 凭着苦心与毅力, 一样可以修成“正果”。济安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 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有志事竟成”的好榜样。而靠自己自学英文, 一本好的词典是一大助力。喜见如今的英语学习型词典为学英语的人设想越来越周到, 此新版《牛津高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刘绍铭 1934年生, 广东惠阳人, 生于香港。196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66年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现为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

苏正隆序

1940年代之前英美出版的英语词典都只是为本国人编纂的，很少考虑到非母语学习者的需求。譬如，名词可数不可数的问题、动词类型和句构的关系、形容词作为修饰语和作为补语的不同，都是非母语学习者难以掌握的。因此，牛津大学出版社1948年推出 *A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后，立即大受欢迎，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英语学习词典。

我自己中学时曾经在台北牯岭街旧书铺里买了由 A S Hornby, Gatenby 和 Wakefield 合编、1942年出版的 *Idiomatic and Syntactic Dictionary of English*，就是它的前身。高中毕业那年，台湾东华书局出版了根据1963年牛津 ALDCE 第二版翻译的双解版。我英文老师胡治国教授参与编辑工作，所以书一问世，马上买了一本。OALDCE 双解版第三版出版前，负责校订的张先信教授邀我参观，我大胆提出几个以往词典中常见的误译，如把 *eat one's word* 误为“食言、背信”，把 *a miss is as good as a mile* 误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例子，张教授马上据以改正，因此《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三版算是海峡两岸第一本把这类民初以来误译的成语给予正确中译的英汉词典。因为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有这么一点渊源，因此牛津词典编辑部邀我为第八版写一段话，我觉得与有荣焉。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有不少特色：我自己颇喜欢的是 *Visual Vocabulary Builder* (图解词汇扩充)，共有42个主题，从“城市和乡村”、“树、植物和花”、“动物界”到“服装”、“地球和太阳系”等。每个领域除了透过精美的彩图介绍50到80个中英对应词汇，还有言简意赅的背景知识及近似词汇辨析，对学英文、从事翻译工作很有帮助。以往编词典的人不知道 *living room* 是“客厅”，所以把它直译为“起居室”；不知道 *vise/vice* 就是放在工作桌上方便夹住加工物的工具“台钳”(又称“虎钳”或“万力”)，把它误译为夹断铁丝、拔钉子的“老虎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现在透过情境图解，读者一目了然，不会再混淆不清了。

除了这些主题式的图解词汇之外，词典正文中也穿插许多为英文学习者贴心设计的插图，譬如，在 *bar* 词条下，从“吧台”(bar)、“一块肥皂”(bar of soap)、“条码”(barcode)、“横梁”(crossbar)到“乐谱的小节”(bar of music)，就有10个小图片图解。此外，新增“牛津写作指南”(Oxford Writing Tutor)，从写作过程、撰写摘要、应用信函、学术论文、电子邮件，到简历的写作，都有简明扼要的介绍，可有效提升英文写作能力。

近廿年来语料库及搜寻工具的发达，让我们方便大量搜集语料，因此对语言的使用就有了更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这些成果都反映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编纂上。譬如穿插在词典正文里有不少用法说明：*according to* 项下的 *Language Bank* (用语库)，就说明它和 *For X, X's view is that, X takes the view that, in X's view, X is of the opinion that, X believed that* 都是“陈述某人的观点”，但所介绍的其他英文表达方式会让我们的写作、翻译更多彩多姿、更有变化。

这部词典对翻译也相当有帮助，具体表现在词语搭配 (Collocations)、词语辨析 (Which Word?)、同义词辨析 (Synonyms) 及中英双语释义上。我在《用 Google 统计检验英文用法》一文提到：国人很喜欢把“我们创造了经济奇迹”译成 “We have created economic miracles.” 但英文的习惯 *miracle* 不与 *create* 搭配，而是与 *perform* 或 *work* 搭配。这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的例子里刚好都有体现。

早期的英汉词典大多只着重在帮助读者理解的层次，对于如何增强表达方面——说、写、译的能力，往往用处有限。《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提升学习者表达能力的功能，本来就相当不错，第八版在这方面更加用心。除前面提到的 Language Bank (用语库) 外，Collocations (词语搭配) 例子丰富，编排系统。同一主题常用词语的搭配全都汇聚在一起，再按依其子题排列。譬如，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 主题下，分为 Trade (贸易)，Conflict (冲突)，Aid (援助) 等。与“贸易”有关的词语搭配有 impose/lift/raise/eliminate import tariffs 征收/取消/提高/废除进口关税等 9 个句式，24 种搭配；与“冲突”有关的词语搭配有 compromise/endanger/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损害/危及/保护国家安全等 7 个句式，26 种搭配；与“援助”有关的则有 deliver/distribute medical supplies 运送/分发医疗用品等 6 个句式，14 种搭配。学习者若能把这本词典里所有的“词语搭配”栏仔细研读一遍，英文写作及中翻英的功力当可立即提升一甲子，光这一点就值回买这部词典的票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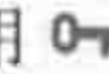

苏正隆 1975 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77 年创立书林出版公司，并担任总编辑。长期致力于翻译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在英汉与汉英翻译、词典学、英语常见错误分析、动植物名词。2006–2009 年担任台湾翻译学学会理事长，2010 年起担任执行长。曾参与多本英文及英汉词典编辑、校订，如《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柯林斯英语图画字典》、《书林易解英语词典》等；曾担任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厦门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等院校的访问学人或客座教授，并担任台湾多个机构的学术评鉴委员。

编译者序

举世公认的权威英语学习工具书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8th Edition)* 于二〇一〇年春以崭新的面目展现于世。

正如策划编辑乔安娜·特恩布尔 (Joanna Turnbull) 所说, 编者们首先在全球范围进行了调研, 邀请世界各地师生反馈英语教学中的具体任务、重点和难点, 以及他们最需要的帮助。针对反映的情况, 编者们的目的明确, 编写出内容贴切、重点突出、充分满足广大师生最迫切需要的这版词典。

牛津大学出版社 (中国) 随即着手准备制作英汉双解版。牛津 (中国) 编辑部仔细对比了八版和七版的区别, 发现八版的主要特色如下:

增收新词约 1 000 条; 非正文部分大幅修订, 新增 Oxford Writing Tutor (牛津写作指南) 和 Visual Vocabulary Builder (图解词汇扩充); 另备的光盘里有 iWriter 互动学习软件, 协助学生互动写作; 强化 Oxford 3000™ (牛津 3000 核心词), 核心词词目后用  标示, 常用义项的序号后用小  标示; 新增 **AW** 标识, 表示属于 Academic Word List (学术词汇), 以方便各不同学科学生学习; 在 Notes on usage (用法说明) 中新增两类: Language Bank (用语库) 和 Collocations (词语搭配), 进一步提高助学功能。

第八版以上诸多特色使学习者倍感亲切, 爱不释手。以新增的 Oxford Writing Tutor 为例, 页数不多但丰富全面, 精简扼要, 画龙点睛, 举一反三, 字字珠玑; 再加上光盘中的 iWriter, 如虎添翼。

牛津 (中国) 编辑部根据八版具体内容, 邀请了以下译者。

赵翠莲教授负责翻译正文新增词条、非正文部分和 iWriter 部分; 邹晓玲教授负责翻译正文修订内容、用法说明和正文插图。两位译者都经历了六、七两版的磨炼, 看似驾轻就熟, 实则新的挑战: 所译部分多为新增材料。所以他们仍然谦虚谨慎, 兢兢业业, 如期保质完成。

陆谷孙教授负责审订新增词条的翻译, 石孝殊教授负责审订所有非正文部分的翻译。审稿者认真负责, 一丝不苟, 反复查证, 亦如期保质完成。

台湾的曾泰元教授煞费苦心为新增词条提供了台湾用语的译法。

词典翻译实属不易, 一词之译, 辄旬月踌躇。以 tagine 一词为例, 赵翠莲教授费尽心思, 多方检索; 接着在译审过程中又数次修改, 始译为: 1. 塔吉锅炖菜 (焖炖加调料的肉菜); 2. 塔吉锅 (陶制、尖盖、用于烹饪和上菜, 源于北非)。又如, Lough Foyle 是“湖”还是“湾”? 现有的英汉词典各说不一。最后, 根据事实确定为“福伊尔潟湖”。再如, potty-mouthed 译为“爆粗口的”, slugger 译为“拼命三郎”等等都经过或启发或长久思索查阅的历程。

邹晓玲教授的肺腑之言, 道出了译者的心声: “在翻译过程中, 必然会接触到各个领域的词汇。为了准确地理解原文, 并把英语表示的意义准确地用汉语表达出来, 常常要查阅许多书籍, 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有时候一个词语或句子英语很容易理解, 但由于文化差异, 很难用汉语表达出来, 或者绞尽脑汁也只能译出其表面意思, 难以将其中真正的内涵传达给读者。遇到这种情况, 必须反复思考, 仔细斟酌, 找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点, 甚至是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和一次又一次的打磨才将其译成读者能接受的东西。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身心疲惫。只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译者才深深体会到词典翻译的辛苦。”

整个编辑出版工作由牛津大学出版社 (中国) 编辑部和北京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精心规划, 详细安排, 具体部署。

全书的编辑加工和校对、发排、出版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〇一〇年四月至八月）：项目筹组

1. 牛津（中国）编辑部比较第八版与第七版的内容，为翻译工作定调，把新增内容分成几个类别：新增词条、作了修订的内容、几乎全新编写的非正文部分及新增的用法说明。
2. 甄选译者、约稿、试稿。
3. 制订翻译体例、各式编辑加工文件，包括字表、统一译文等。
4. 发稿。

第二阶段（二〇一〇年九月至二〇一一年十二月）：翻译、建立项目的数据库

1. 两位译者分批交稿，牛津（中国）编辑部抽查译文质量。
2. 审订人审订译稿。
3. 词典内容编订与排版全采用数据库处理。在这段期间，编辑与数据工程人员紧密合作，做数据转换和版面设计。

第三阶段（二〇一一年十一月至二〇一二年三月）：编辑加工

1. 牛津（中国）编辑部收到审订人校正的稿件后，与北京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合作进行编辑加工。
2. 牛津（中国）编辑部负责将各审订人、商务印书馆编辑及牛津（中国）编辑部提出的修订作最后核对、整合、修改，然后进行校对。
3. 对于专科词汇，尤其细心考证，翻阅百科全书、中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参阅不同界别的官方或权威网站的信息。

第四阶段（二〇一一年八月至二〇一三年三月）：校对、出版*

1. 校对词典内容：牛津（中国）编辑部和北京商务印书馆校对科分别对全书进行严格仔细的校对；校对工作分四轮，每一轮各有侧重，按既定工序严格进行。
2. 除第八版全新翻译的内容外，编辑同时仔细校阅第七版保留的内容，对原文已显过时或译文错误或不尽完善之处重新修订、补遗。与英语版编辑保持联系，确保英文行文、注音等正确。

几十位编译校等人员从仔细项目筹组、认真翻译审订、精心建立项目数据库、全方位编辑加工、轮番校对到发排出版，又是一个紧张有序、辛勤劳动的三年。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即将出版问世了。我们深信，这部词典将是灿烂群星中明亮耀眼的那一颗。

我们绠短汲深，错误不足之处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指正。

石孝殊

重庆大学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石孝殊 1928年生，重庆大学英语教授。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曾任教于四川外国语学院、重庆第四十三中学、南岸区教师进修学校、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大学。从事外语教学凡四十多年，兼通英语、俄语。曾执教于非英语专业初中、高中、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大学教师进修班、出国留学培训班等，英语专业大学专科、本科、中学等。曾参与多部教材和词典的编译工作，包括主编《（许国璋主编）〈英语〉自学手册》第一、二、三、四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至1987年）。

* 此指本书的繁体汉字本

Foreword in a Hornby Scho(文新) 言有献文英

Michael Swan

When A S Hornby began the work that was ultimately to lead to this 8th edition of 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language teaching was in a transitional phase. The old bias towards teaching the written language, with heavy use of translation, was being replaced in many quarters by a focus on teaching speech without recourse to the mother tongue – a movement in which Hornby was heavily involved. However, the emphasis was still largely on presenting and practising forms rather than on training learners to deploy them in natural communication. Our profession was, at that time, decidedly better at teaching languages than at teaching people to use them.

In the intervening seventy years there have been profound changes, whose nature and scale Hornby could hardly have foreseen. Th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movement and its offshoots have encouraged us to analyse and teach 'language in use'. We have become skilled at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classroom and the world outside, and at producing learners who are able to use the languages they have studied for 'real life' purposes. The danger is that, as we concentrate on teaching learners to do things with language, we may lose our focus on the actual language that is needed to do these things. Discourse skills, negotiation for mean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ask performance,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our various other current concerns may well be important, but the fundamental priorities have not changed. Language teaching is, ultimately, teaching language. Grammar, lexis and phonology remain central, and an adequate command of these is as necessary as it has ever been for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oday's learners of English, just like Hornby's students, need well-planned teaching and reference material to underpin their study.

Hornby's mission was to provide such material. He was by no means only a lexicographer. He wrote a widely-used three-level course, the *Oxford Progressive English Course*. His *Guide to Patterns and Usage in English*, which provi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ructures into which individual 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enter, explored the interface between lexis and grammar long before electronic corpora made this an easy task. But Hornby was well aware that, of all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which a language learner must master,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and the one involving the heaviest learning load, is an adequate working vocabulary. In this connection he saw clearly that, along with a good learner's grammar, a student of English can benefit enormously from a well-produced, pedagogically-oriented monolingual dictionary. Such a work has the space to provide detailed practic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st important words of the language: pronunciations, key meanings, collocations, grammatical patterning, synonym comparisons, constraints on usage and so on. Hornby was that rare combination, a scholar-pedagogue who was equally at home analysing language and teaching a class, and he was the ideal person to produce a dictionary of this very special kind. It was perhaps inevitable that this gifted lexicographer should ultimately find himself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world's most experienced dictionary publisher. The rest is history.

Hornby would have had no difficulty in recognizing this 8th edition as a continuation of his work. It has all the features that he regarded as essential: accurate simple definitions, realistic examples, information on pronunciation, guidance on the grammatical and collocational patterns that words enter into, and notes on synonym distinctions and other aspects of usage. At the same time, it contains a wealth of additional features that Hornby might not have foreseen, but would certainly have welcomed. The clarity of definitions is rigorously controlled with the help of a list of 3000 keyword families. There are various useful appendices, including pictorial vocabulary-building materials. There is even a 49-page 'Writing Tutor', with language banks for different genres and further interactive guidance on the CD-ROM. The electronic version of the dictionary also provides additional examples, etymologies, and thesaurus-type information. Hornby would, I believe, have been surprised and delighted at the character of his braingrandchild (if I may be allowed to infiltrate a new word into this lexicographical heartland).

This new edition of a classic dictionary brings together, once again, the work of a distinguished pedagogic lexicographer and an outstanding reference publisher, and in doing so makes an in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central business of language teaching – teaching the language.

英文版序言 (译文)

《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第八版始于霍恩比的著作。他着手编写之时，语言教学正处于过渡阶段。旧时偏好大量借助翻译来教授书面语，在很多地方这做法正逐渐被取代，教学的重点转向不依赖母语去教授口语——霍恩比深入参与了这一运动。然而，语言教学所强调的大致依然是描述和操练，而不是训练学习者如何在自然交际中运用语言。那时候，教师显然善于教人语言多于教人怎么使用语言。

七十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性质和规模乃霍恩比所难预见。交际法语言教学运动及其分支学说倡导分析和教授“活的语言”。我们已经掌握技巧，填补课堂和外面世界之间的隔阂，培养学生将所学的语言知识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然而，这也有其危险之处：我们专注于教导学生将语言付诸实用，却忽略了实用所需的真实语言。话语技巧、意义协商、交际策略、任务表现、语用能力，以及我们目前所关注的各种其他问题可能都很重要，但是根本的重点没有改变，语言教学归根到底是教授语言。语法、词汇和语音依然是核心。一如既往，充分掌握这些技能才能达成有效且成功的交际。如今学习英语的人就如霍恩比的学生，需要精心设计的教学和参考资料作为学习的基础。

霍恩比的使命就是要提供这样的资料，他绝不只是词典编纂人，他撰写了广为使用的三阶教程——《牛津进阶英语教程》(Oxford Progressive English Course)。他的《英语句型与用法指南》(Guide to Patterns and Usage in English) 除说明各个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所属的结构之外，还探讨了词汇与语法之间的衔接。这类工作采用电子语料库做容易很多，但霍恩比在很早以前已经在做。不过，霍恩比很清楚，纵观学习语言的人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足够的应用词汇是最重要的因素，也要下最大的苦功。他由此清楚地认识到一本精心编纂、以教学为本的英语单语词典，同好的学生语法书一样，能让学英语的人获益良多。这样的词典辟出空间为英语中最重要的词语提供详细的实用信息：读音、主要词义、搭配、语法模式、同义词辨析、用法规则等等。霍恩比正是那种少有的兼才，是既精于分析语言又熟悉课堂教学的学者型教师，由他编写这种别具一格的词典再合适不过。这位才华横溢的词典编纂者最终能够与世界上最资深的词典出版社合作或许是必然的事。后事发展便众所周知了。

霍恩比应该不难看出，这部《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八版是他作品的延续。本词典具备所有他认为不可或缺的特点：准确简洁的释义、真实的例证、读音信息、单词的语法与搭配模式，以及同义词辨析等用法说明。同时，它包含了大量其他的特点，这些特点霍恩比或许预见不到，但一定会赞成。词条的释义清晰，有严格的把控，主要借助 3 000 关键词汇表写成。本词典收录多种实用附录，包括图解词汇扩充资料，甚至还有 49 页的“写作指南”，内含针对不同写作体裁的用语库，配套光盘中有进一步的交互式指引。电子版词典提供更多的例证、词源和同义词方面的信息*。我相信，霍恩比对于他的“智生孙”(braingrandchild，请允许我将一个新词混入这一词典编纂腹地) 的特色会感到惊喜。

这部经典词典的新版本再一次将一位著名教学词典学家的作品和一家杰出的工具书出版社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它对于语言教学的核心任务——教授语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Michael Swan

* 只限于英语版的配套光盘

Words from a Hornby Scholar 学金学奖出恩露

The Hornby Trust

The A S Hornby Educational Trust was set up by A S Hornby in 1961 and he generously gave a large part of his income to it. Today, a royalty from every copy of the *OALD* sold still goes to the Trust. Thanks to the Trus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British Council, hundreds of teachers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regional ELT workshops around the world. Each year a number of Hornby scholarships are offered by the British Council, allowing teachers and teacher trainers from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spend a year studying linguistics and ELT at British universities. Dr Amol Padwad was a Hornby scholar from 1999 to 2000.

Being a Hornby Scholar

The Hornby scholarship and the year of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are perhaps the most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s in my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life. Personally, living in a different country and culture enriched my understanding and broadened my perspectives. Professionally, I gain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y profession, saw my own context in a different light, and developed a greater sense of purpose and commitment. It was amazing and extremely helpful to join the global ELT community, and the fabulous Hornby Alumni family, with networking and contacts all over the world. I am still reaping the rich benefits of this membership.

Upon returning home to India, the contribution I could make to the ELT community in my area was more satisfying than the personal gains of prestige, recognition and career advancement. If asked for specific instances, I would like to list three: rais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teachers of English in my area about ELT; promoting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and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eachers; and launching some innovative initiatives in teacher development.

While trying to organize the first-ever ELT conference in 2003 in my district, I had to first explain what ELT meant, as it was an unknown term in that area a few years ago. The subsequent annual ELT conferences and other events over the years have changed the situation remarkably. Most teachers are now aware of ELT – our annual conferences attract a wide range of teachers and a variety of presentations related to ELT.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ELTAI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India) too was unheard of in my region, nor was there any awareness about joining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for one's development. I was able to set up an ELTAI chapter in the region, now one of the most vibrant ones in India, which organizes ELT conferences and other events and promotes research in ELT.

Perhaps the most direct relation between my being a Hornby scholar and my contributions to the local ELT community is the ongoing 'English Teachers' Clubs (ETCs)' experiment. Taking my cue from a small voluntary group of young teachers from my town, who frequently met to tackle some of their urgent crises, I encouraged them to form an ETC as a long-term and sustainabl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nterprise. It was the Hornby Trust which supported the ETC idea at the pilot stage and later as a larger project. Thanks to this project several ETCs in different parts of India are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member teachers,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ELT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An informal online group of teachers from over 25 countries is at present trying out the experiment in their own contexts. Two masters-leve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Exeter and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London) have studied this experiment.

Six former Hornby Scholars from India, including me, were supported by the Hornby Trust in a unique nationwide project on the adaptation of prescribed course material for effective teaching, with Prof. N S Prabhu as the consultant. This project trained over 400 teachers in adapting prescribed materials to their diverse contexts, and also involved compiling a handbook for teachers based on the insights from the project.

It is difficult to fully convey the tremendous value a Hornby scholarship adds to a person and a community. I salute the great A S Hornby for his vision and his endowment. One way of repaying the great debt we owe to him is to continue working for the empowerment of teachers of English and to take the Hornby legacy further.

Dr. Amol Padwad
Head, Department of English, J M Patel College,
Bhandara, India.
Hornby Scholar 1999–2000

霍恩比奖学金学人的话 (译文)

霍恩比信托基金

霍恩比于 1961 年设立了霍恩比教育信托基金，并慷慨捐献了其收入的一大部分。今天，每售出一册《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ALD) 所得的一部分版税仍然捐给该信托基金。该信托基金联同英国文化协会让数百名教师有机会参加世界各地的地区性英语教学研习会。英国文化协会每年都提供一批霍恩比奖学金，让来自世界各国的教师和教师培训者在英国的大学学习语言学和英语教学，为期一年。阿莫尔·帕德沃德博士 (Dr Amol Padwad) 是 1999 至 2000 年霍恩比奖学金学人。

霍恩比奖学金学人的话

霍恩比奖学金和在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学习的一年，也许是我个人生活和专业领域中最重要转折点。对于个人而言，在异国文化中生活使我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在专业方面，我更加了解自己的专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所处的环境，并增强了目标感和使命感。加入全球英语教学界并成为绝妙的霍恩比奖学金学人的一分子，因而与世界各地建立信息交流，这令人惊喜，对我也大有助益。我目前仍然因为曾是霍恩比奖学金学人而受益甚丰。

回到印度之后，与声望、赞誉、职业晋升等个人所得比较，我对我的地区英语教学界付出所得的成绩给予我的满足感更大。如果需要具体举例说明，我会列举三条：提高我所在地区的英语教师对英语教学的认识，促进教师交流信息的机会和推动教师专业协会，并提出一些有创意的师资培训方案。

2003 年，我试图在我所在地区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英语教学研讨会时，我得首先解释“英语教学”(ELT) 的意思，因为几年前英语教学在那里还鲜为人知。随后举办年度英语教学研讨会等活动，大大改变了这种状况。如今大多数教师知道英语教学是什么——我们的年度研讨会吸引了许多英语教师和各类与英语教学相关的人士发言。

我所在地区过去对印度英语教师协会 (ELTAI –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India) 这一全国性协会也闻所未闻，也不晓得加入专业协会可以提高自身的水平。我在区内组建了该教师协会的分会，如今是印度最活跃的分会之一，负责举办英语教学研讨会等活动，并促进英语教学研究。

我是霍恩比奖学金学人，对本地英语教学界也有所贡献，这两者之间最直接的关系或许是正在进行的“英语教师会”(ETCs – English Teacher’s Clubs) 实验计划。我所在的城镇有一个青年教师自发组织的小组，他们经常碰头处理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我从中得到启发，鼓励他们组建英语教师会，作为一项长期而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规划。在试验阶段以至后来英语教师会这一想法得以扩展，都有赖霍恩比信托基金的支持。由于这一项目，印度各地的几个英语教师会正在推进其成员教师的专业发展，并加强区内的英语教学活动。超过 25 个国家的教师组成非正式在线小组，目前正在所属地区进行这一实验计划。有两项硕士学位研究 (在埃克塞特大学 (University of Exeter) 和伦敦教育学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London)) 分别对本实验计划进行过调研。

包括我在内的六名印度前霍恩比奖学金学人由霍恩比信托基金资助，参与了一个特别的全国性项目，对指定教材进行改编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成果。这个项目由 NS 普拉布教授 (Prof. N S Prabhu) 担任顾问，培训了 400 多名教师，根据各自不同的环境，改编指定的教材，并根据该项目的研究结果编写教师手册。

霍恩比奖学金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巨大价值难以言表。我向伟大的霍恩比的远见卓识和无私捐赠致敬。报答霍氏伟大恩惠的一种方式，就是继续为加强英语师资力量而努力，把霍恩比的遗产发扬光大。

Dr Amol Padwad

印度 彭达拉

J M 帕特尔学院 (J M Patel College) 英语系主任

1999–2000 霍恩比奖学金学人